

我讀 林語堂的「無所不談」

■ 王少雄

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是我國譽滿中外的大作家，早在數十年前林先生的文章即爲世人所熟知；曾編過「論語」、「人間世」、「宇宙」、「天風」等雜誌而聲譽大振。

林先生的文章筆鋒常帶豐富的情感。以幽默詼諧之筆抒發性靈，而其文筆如行雲流水，卷舒自如；乾淨俐落，妙語如珠；莊諧並陳，不失幽默本色；非但引起你的神往和共鳴，更會帶給你

無窮的樂趣。讀其文，如飲清澈之泉，令人神怡氣爽，興趣盎然；既淨化你的生命，增廣你的見聞，也豐富了你生活的情趣，而使你懂得享受有價值的人生。他的思想是哲學，他精鍊的語言是首絕妙的詩，渾然無疵。對世事萬物，反應銳敏，思考精密，心性自然而真摯，每一篇章都是從心中流出；親情的溫馨，以情感的雨露予以灌溉，開出燦爛的花，結成真實的菓；蘊藏在字裏行間，如婉麗動人的詩篇。

「無所不談」一書所談的都是有關文藝思想，山川人物等類的文章。作者對文藝之潮流，思想之變遷，山水之描繪，人物之品評，都有獨特精到的見解和極其生動之敘述。細膩高雅，氣勢縱橫，清音婉妙，超脫飄逸；表現了其沉澗淵

博、寬容謙順的風格，彩光璀璨、鬱勃曠達的崇高意境。

本書活潑風趣，寓意雋永。如：「應對機警，出於天才，而辭語却不在乎文譎謔的，愈白愈達意。以前吳

稚暉與王照在讀音統一會爭辯。王照罵稚暉先生『忘八蛋』，稚暉先生起立笑咪咪的說：『王照兄啊！小弟並不姓王』。此例便是。法國一位貴族議員看不起一位工黨議員，問他說：『聽說你父親是獸醫』。意思是羞辱他出身寒賤。議員立對曰：『是啊！你病了沒有？』像這些事實，由他寫來，特別生動傳神。又如：『雅馴雅馴，談何容易？想起本文第一句，當今白話作家必不敢如此脫口而說出：『酒店關門時，我就走』。大概搖搖擺擺的說：『達到這間酒吧將要閉着窗戶的時辰，我就將要離開這個場所了。』中學的國文教師何在？』妙！意味深長！趣味深長！又如：『又，昨天看見邵氏公司的電影花木蘭，這是中國電影初次

在紐約洋電影院放映的。凌波真是後起之秀，故事剪裁也不錯。凌波槍動，一身全動。未知公孫大娘舞法是如此否？』

全篇行文自然，情韻生動。如：『地道車，轟而開，轟而止。車停，大家蜂湧而入，蜂湧而出。人浮於座位，於是齊立。你靠着我，我靠着你，前為僮夫之背，後為小姐之胸。小姐香水，隱隱可聞，大漢臭汗，撲鼻欲嘔。』真是一幅最動人的畫。這段文字，長短合度；使人看了有多一字太長，少一字太短的感覺。如寫：『東坡談諧百出，詩文多，小品多，書簡多，墨跡多，志林所載小事多，蘇門四學士及其他宋人筆記，又那麼多。』林先生在這段文字裏一連用了六個多；而這麼多個「多」字用得輕鬆，多美妙，多妥貼，多刁皮！

本書清麗脫俗，峻拔慷慨。如：『我最忌狗領狗帶。未知狗領束縛脖頸，是何道理。……所以一生不敢做官，即忌此黑領帶。一人至帶黑領帶時，已無甚可說。利鎖名韁，害人最大，交頭耳語，始當權要。』又如他為李香君所題之「歪詩」：

「香君一個娘子，血染桃花扇子。義氣照耀千古

，羞殺鬚眉男子。

香君一個娘子，性格是個蠻子。懸在齋中壁上，叫我知所行止。

如今這個天下，誰復是個蠻子。大家朝秦暮楚，成個什麼樣子。

當今這個天下，都是販子騙子。我思古代美人，不至出甚亂子？」

林先生謙稱為首歪詩，事實上這首詩寫得棒極了。將清朝上元人這個義妓的性格和行為，刻劃得生動細膩極了，人物栩栩如生，躍然紙上。這首詩的韻律及節奏多美；而又深刻含蓄，平易近人。音調鏗鏘，雄偉勁秀；意境高遠，激發吾人愛國崇德之節操！

筆者很欽佩他的寬容謙虛。林先生以「記紐約釣魚」一文於中央日報發表時謂：「中國不是沒有魚可釣，也不是沒有釣魚人，不過文人不釣罷了」云云。此文發表後，樂恕人先生即以「自古文人愛釣魚」指出其疏誤。這對旁人來說，簡直是跟他過不去。可是，林先生並不作如是想。反而很誠懇的接受批評，這是他率真可愛處。所以他說：「近日收到中央日報，得閱樂恕人兄『自古文人愛釣魚』一文，考證甚詳，糾正我的疏忽，欣喜無量。……所以合十向恕人兄道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我失之者，樂子得之。吳王失劍，不必芥蒂。至樂恕人，大放光明，啓我鈍根，乃見東坡簑笠，少游持竿，障惑盡除，無邊清淨。善哉！善哉！皆大歡喜。』」多謙遜文雅，多虔誠虛敬。也只有像林先生這樣錦心綉口的大作家才做得到，假若換另一人，恐怕又打起筆墨官司來了。

看完了本書，令人興奮，令人喜悅，令人噴飯，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。蓋作者情真意切，內容精純，文筆風趣、自然生動之故。